

上甘岭一日

一、最凶险的时刻

有一种说法是，整场上甘岭战役最凶险的时刻，就是10月14日，美军发起进攻的那一天。这一天，所有一切条件都对志愿军极其不利。

先看我方。

首先，面对着美军进攻箭头，负责防守上甘岭地区的，并非是15军的最强部队44师，而是稍弱一些的45师。由于秦基伟认为美军将会以西方山为主要进攻方向，因此把军中的“拳头”44师给派到了西方山，还专门给44师加强了一个团。在同样的思路引导下，上甘岭的防御体系也远不如西方山的完备，虽然同样完成了主要坑道的挖掘工作，但是上甘岭的坑道全部都是屯兵坑道，并没有构建战斗坑道。屯兵坑道和战斗坑道最大的区别是，屯兵坑道的坑道口全都朝着志愿军自己的后方，而战斗坑道的坑道口大多是朝向敌人的方向，战斗坑道后方的坑道口会连接表面阵地，前方的坑道口则相互形成交叉火力，在战斗中能发挥巨大威力。而屯兵坑道，顾名思义主要的功能就是用于储存物资和士兵，许多坑道口和表面阵地间还有一点距离，这种坑道躲避炮击的功能当然是有的，但是用于战斗则显得较为被动。

除了防御重点不在上甘岭之外，主观上，10月14日的15军也并没有想着防御。和当时其他所有志愿军一样，15军正在策划着1952年的第二次秋季攻势。

简而言之，就15军这边来说，10月14日这天，上甘岭的防守肯定不能说是毫无准备，但确实是结结实实地大吃一惊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我方的战前准备，那就是：志愿军并没有拿出自己的最好状态来面对即将到来的决战。

再说敌情。

相比于被“偷袭”的15军，美军方面可是为这场战斗做了相当充足的准备。策划这次行动的，既不是范佛里特，也不是克拉克，而是驻扎在上甘岭对面、美7师31团的团长，摩西。这位1952年4月才刚刚到任的上校团长，他的下属叫他“疯子团长”。

当这位狂热份子从上面长官口中得知美军有意拿下597.7高地时，他就决定要拿出一份无可挑剔的作战计划，让自己的团发动一次完美进攻。为了这份计划，摩西充分展示出了自己的疯子本色，在亲自坐着直升飞机几十次近距离观察597.7高地后，他认为远距离的照片起不到决定性作用，于是，这位上校团长亲自带着侦察排连夜摸进了45师的阵地。可以想象的是，以这种方式编制的“摊牌作战”计划，很难挑出什么毛病。

而摩西的全力以赴，最终换来的是可能连他都没有想到的天量资源：为了执行这个摊牌计划，美军安排了美7师、韩2师2个师的兵力，外加整整16个炮营的离谱支援火力。摩西本人，则如愿以偿地成为联合国军负责进攻597.7高地的前线指挥。光是对597.7高地的第一波冲击，摩西就被允许使用2个营的兵力——要知道，在597.7高地上驻守的志愿军仅仅只有一个加强连。美军甚至

找了一个和上甘岭类似的山头，进行为期一周的步、坦、炮、空联合进攻演习，为了保密，演习时期还释放了大量烟雾弹。

10月12日、13日，在完成了2天的炮火轰击之后，所有美军进攻部队进入了出发位置。无需多说，你们也能看出，美军为这次进攻拿出了毫无疑问的十二分诚意。

一般来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就该英雄们出场了。

二、英雄出场

1952年10月14日，美军的炮火准备正式开始，324门大口径火炮发出恐怖的吼叫，开炮时铺天盖地的火光照亮了整个夜空。秦基伟如此描述当时的场景：硝烟弥漫，尘土飞扬，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

10月14日，上甘岭地区的天气本是大晴天，但所有活下来的老兵都肯定地说：美军进攻的那天，是阴天。因为爆炸掀起的尘土遮蔽了整个天空。

在这世界上几乎从未出现过的恐怖炮火覆盖下，负责防守537.7高地的1连战士们感觉自己防守的这个高地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座大山，而像是漂浮在海洋中的一艘破船，无穷无尽的震动仿佛海浪一般从脚底涌上，冲击直冲大脑，这种奇异而又荒诞的感觉让人头脑发晕。幸存下来的战士们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描述出那一天上甘岭发生的事情，他们只是说：如果真的有地狱，那么这一天的上甘岭就是地狱。

15军45师135团1营1连连长王二打了半辈子的仗，硬是没见过上甘岭这么凶恶的炮火。

王二不是外号，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贫苦农民一样，王二穷得连取名字的资格都没有，他的名字就叫王二。王二16岁加入军队，发现自己是个打仗的人。他从解放战争开始打了8年仗，身上多了8个伤疤，子弹、炮弹、手榴弹，甚至飞机子弹也在他身上留下了光荣的印子。到了抗美援朝时，王二已经是135团1连的连长。当上连长后，师长崔建功说王二这个名字太土，妨碍进步：“以后还要提拔呢，总不能还叫王二吧！我给你起个名字，叫王福新，怎么样？”王二可高兴了，师长给取名，那当然没问题，以后就叫王福新！

然而，王二高兴没多久，就发现大家根本记不住他的新名字，任谁见到他都是一声亲切的“王二！”就连给他起名的崔师长也不例外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崔建功见到他，还是叫王二。最让王二郁闷的是，就连对面的美军都是这么喊话的：“王二连长投降吧！到我们美国自由世界来！……”王二是又好气又好笑：“他们怎么知道我叫王二？”

在上甘岭战役之前，王二的这个1连，可真是美军的心头大患。1连是135团的主力连，在志愿军号召全军发起冷枪冷炮运动时，1连立刻挑选出多个狙击小队，每天不亮就摸上山去，头5天就放倒了20个鬼子。冷枪冷炮打到后来，对面的美40师拉屎都不敢出战壕，全部拉在罐头里。按王二的话说，1

连的冷枪冷炮打得可顺手了，那叫“枪枪有体会，炮炮有提高。”被1连打得鬼哭狼嚎的美40师，在把阵地交给韩2师时说，这个山岭是“狙击兵岭”，要命。面对如此恐怖的敌人，美军当然知道这位连长的名字。

然而，在10月14日这一天，焦急地呼叫王二这个名字的，是志愿军135团前线营指揮部。“9连，9连，听到请回答！”“1连，1连，听到请回答！”“王二，王二，能不能听到，听到回答！”135团团长王凤书早就着急地来到营部，亲自上阵喊话，可他喊得嗓子都哑了，电话里还是一点声音都没有，美军史无前例的凶猛炮火早已把志愿军的电话线全部炸断。

三、上甘岭一日

美军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炮火，炸平了15军在上甘岭精心准备2个月的野战工事，志愿军所有的铁丝网、鹿砦、反坦克壕和陷阱全部被炮火一扫而空，所有通讯线路全部炸断，不单是营指挥所联系不到前线，后方的45师

保持3人作战的状态。然而，美军对此的记载却与志愿军完全不同：“一大批志愿军出现在L连头顶的高地，这群志愿军在炮火停止之前就已经上了阵地，因此伤亡很大。”也就是说，秦庚武派出的3人战斗小组，不仅被美军形容成“一大批”，而且美军还大胆预测了这3个人“伤亡很大”，只能说美军不愧是写战报的专家。

面对始终只有3个人坚守的阵地，美军取得的辉煌战果如下：“30分钟后，L连所有军官非死即伤，L连被困死在高地下的一个小坑里。”眼看L连被打到崩溃，后面紧跟的K连连长急忙收拢了L连的残兵，以两个连的兵力继续“猛攻”。美军战史记录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：“志愿军显然没有打算撤退，他们更加猛烈地向K连、L连扔出无数的手榴弹、炸药包和火箭筒。”可能是志愿军的3人小组是在太厉害——害得美军战史始终以为这个阵地上起码有一百人——总之，K连、L连一頓操作猛如虎，定睛一看，整整1个小时



师部同样也很难和营指挥所联系。直到古稀之年，45师师长崔建功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发生的事情。

那一天，仍在酣睡的他和所有人一样被震天的炮火声叫醒，待他翻身冲出门去，只看见上甘岭地区漫天的烟尘。在那烟尘之中，志愿军驻守的两个高地依稀可见——美军过于集中的炮火几乎点燃了这两座山丘。心急如焚的崔建功焦急地原地打转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我的部队呢？”

崔建功记挂着的战士们，上甘岭高地守军135团1连、9连，此时正与数量悬殊的敌军浴血奋战。此刻，上甘岭两个高地的守军合计为2个连，而进攻的敌军数量为：10个连。根据摩西的进攻计划，在炮火刚刚延伸时，美军31团1营、3营就已经左右开弓，向着597.7高地扑了上去。

美军3营负责左翼正面进攻，其下属的L连是第一个遭遇志愿军的部队。挡在他们身前的是防守9号阵地的135团9连3排，由9连副连长秦庚武指挥。秦庚武的防守策略非常灵活，他知道美军炮火凶猛，于是在表面阵地只放3个战士，有人伤亡再派人补充，始终

过去了，这两个连还在原地打转。

在597.9高地打响后不久，537.7高地北山的1连也迎来了南32团3营的进攻。1连连长王二刚走出坑道就知道这将是惨烈的一战——阵地上的战壕已经被完全炸平，战士们只能在毫无掩体的阵地上拼命开枪，王二则直接找个高点就地一趴，就这么趴着指挥大家阻击敌人。537.7高地北山原本地形就不算险要，和韩军战壕的距离又非常近，战斗一开始，各个方向的阵地都遭遇了敌人进攻，北山的作战很快就变得惨烈无比。韩军以1个营的兵力，在坦克、飞机和后方炮火源源不断的支援下，却硬是没有拿下志愿军任何一个阵地。

血腥的白天终于过去，在火力、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，面对联合国军出其不意的偷袭，志愿军守住了597.7高地12个阵地中的9个，537.7高地北山9个阵地虽然丢了8个，但仍坚守了最后1个阵地。对美军来说更糟糕的是：白天的战果，并不能说明上甘岭战役第一天的真正情况。因为，晚上，才是轮到志愿军反击的时间。而整个上甘岭之战，在这个时候，其实已经有了结局。